

鲁迅



配 | 图 | 珍 | 藏 | 本

# 朝花夕拾

Zhaohua  
Xishi

鲁迅 \ 著



广东  
教育  
出版  
社

QAM30/p2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配 | 图 | 珍 | 藏 | 本

鲁迅 著

钟守成 \ 裘士雄 \ 配图

# 朝花夕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花夕拾：配图珍藏本/鲁迅著；钟守成，裘士雄配图.  
—广州：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03.10  
ISBN 7-5406-4968-2

I. 朝... II. ①鲁... ②钟... ③裘... III. 鲁迅散文-选集 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9701 号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-15 楼)

邮政编码：510075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 
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
(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工业园建工路 17 号)

880 毫米×1194 毫米 24 开本 6 印张 112 000 字
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 500

ISBN 7-5406-4968-2/1·84

定价：2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20-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：020-83796440

# 重读《朝花夕拾》

孙郁

十几年前，还在研究室工作的时候，我写过一篇关于《朝花夕拾》的文章，登在《鲁迅研究动态》上，那时候还年轻，对先生的理解，自然带有当时的时尚化的特点。比如谈文化心理原型，探究作家的心态结构，都分明受到了时风影响。多年过去后，当自己也到了鲁迅写《朝花夕拾》的年龄，感觉便略有了一点变化。好似也窥见了鲁迅精神的另一面。先生谈自己，有时也带有点冷嘲味儿，对过去的时光的追忆，是颇有哲人的风采的。所以，无论是谈《二十四孝图》，还是讲百草园，都特别得很。你在这里读不出自恋，倒像自我精神史的剖析，内中隐含着苦乐与荣辱，让人久久地感怀着。倘若了解先生是怎样对待以往的生活，这一本书的分量，是很重的。

《朝花夕拾》在文体上别有创意，小说笔法与随笔韵致交融在一起，行文别是一番境地。人在寂寞的时候，常常想起往事，痛心与遗憾，大多是有的呢。但鲁迅却既不忏悔，又非高傲，他对旧的痕迹的冷视，让人觉出他的深切和坦率，他的过于残酷和漫画式的笔触，分明是对老中国儿女生活秩序的颠覆。而冷嘲中又带着那样多的暖意，读了让人久久地感动。真的，在诗与史这两面，先生提供的意象，用简单的理论概念，是难以概括的。

鲁迅对经历过的生活，是持一种超然的、反讽的目光的。虽然那里也有感动的灵光，沉郁的笔锋亦含情感，但那个过去的“我”，已成了远远的叙述对象，决无燃烧在里的冲动。《范爱农》中的“我”，就被叙述者挖苦过，《二十四孝图》中的“我”



无望的人们可怜的一丝光明，那便是乡土社会原始的艺术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惟有那些粗糙、原始的艺术形式，才有生民的寄托，此外，大家过得已非人间的生活。快慰，是有限的。《朝花夕拾》丝毫没有有什么轻松，鲁迅打量旧我的时候，好像也有一点无奈。但他坦然地直视着自我，回味着自己的怎样逃生，怎样失落，以及怎样抓取人间可怜的攀援的绳索。人生多苦楚，值得回味的美意是何其的有限。《朝花夕拾》就展示了人间美意的这种有限。长妈妈的憨态，藤野的慈悲，范爱农的耿介，都是我们人间少有的闪光。长夜漫漫，在冷冷的人世间上，假使仅存有这微茫的光点，那也是一种幸福。我们何不去抓住这一幸福呢？

鲁迅对中国的大传统，向无什么好感，然而对小传统中的民间的遗存，却多加留意。例如吧，鬼魂他是不相信的，但百姓对鬼魂的态度，尤其是那些表现鬼魂的民间艺术，如绘画、剪纸、戏曲等等，却存有好感。那里往往渗有大的爱意，以及心性的自由，每每浏览，也有其乐融融的快慰。为什么呢？大抵还是没有道学气，将人的心绪可引入到审美的天地，忘了荣辱，心境为之一爽。那也是百姓辣身一摇，摆脱苦境的精神升华吧？中国的教育儿童的书，大多假正经，用不切实际的圣人之道，教化寻常百姓，文章扭捏别扭，毫无人气，鲁迅对此是深恶痛绝的。他在此将布道者的“有趣”，称为“肉麻”，以其无真义也。《朝花夕拾》的后记说：

人说，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，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。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，若是成人，便未免有些不顺眼。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，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，也容易变为肉麻。老莱子的作态的图，正无怪谁也画不好。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，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“摇咕咚”。

粗一看是讲审美，细细地一想呢，就是另一层精神：中国的道德文化，抹杀的正是人的自然天性。绘图本《山海经》、陆玑的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、《花镜》诸书的插图，就没有肉麻的说教，那境界的冲淡、形象的安然，释放的恰似人性的美。然而在圣人与士大夫眼里，它们却没有意义，显得矮小了。

可是我们的人生，正是由这无数的小连缀起来的。谁敢说“小”不透出人世的深？《朝花夕拾》都是琐碎的细事，并无

宏大的存在，但我们却窥见出了诸种切实的东西。鲁迅喜欢在单一的人物和单一的细节里发现并不单一的东西，文章的写法，也无套路。但却让我们觉出那其中的远见。当人回到自身、从个体出发思考问题时，才知道先前的文章脉络，多是大而无当的。惟有礼教之外的世界，才有绿色，有暖人的灯火。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，都可以寻找到它们的。

人至中年，回忆往事的时候，大多不会被少年的恩怨一味地左右着，即便是存有痛感，也会弥散了多半了吧。中年时代的心痛，和少年时的苦难，终有些差异，《朝花夕拾》无论如何也不会比《野草》、《彷徨》悲怆。他对远去的韶华，毕竟没有对当下的正人君子那么耿耿。但《朝花夕拾》却写下了鲁迅一贯的隐痛，对乡间、异域里的故事，留有着透彻的判断。早期记忆中的色彩，对他中老年时代的写作，依然起着不小的作用。我们在他的杂感、小说中，甚至可以看到绍兴人的奇谲之气，假若不是这一本书的存在，我们对他的以往的过去，以及后来的发展，就缺少了因果的依据。这一本书的重要，是不亚于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的。对于青少年而言，它似乎有着更为切实的引力。

中国当代的小说家，偶写起回忆的文章，没有谁重复过鲁迅的笔法，因为人们对自我的审视，大多不会像先生那样冷静，将旧我远踢到另外一端，似乎有着身首分离之意的。当代人的回忆，喜欢溢美，或怨恨一切，惟独不愿抉心自食，压出自己的真魂来。关键在于对环境的判断，以及文化的视角。倘不跳出土大夫情调，文章再好，亦不过赋得子曰诗云之类，有什么真性情呢？鲁迅的文字，背后总有些怪异的东西，好似受到了西洋版画的影响，有着明暗对比中的张力，意绪是深广的。像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看似忆旧，其实乃翻译了《小约翰》的副产品，文章的深处，就留有荷兰作家望·蔼覃的影子。倘不是译了《小约翰》，鲁迅不会写出如此美妙的散文，那文章的意境、手法，都染有望·蔼覃的色彩，虽然先生将这一色彩中国化了。《朝花夕拾》的一些篇章，也有旧式笔记、札记体的，有的像书话，间杂了日本随笔的某些风格，静穆沉着、自如舒展，老到智慧之处比比皆是，读之令人悦目。鲁迅的文风，不像徐志摩那样西崽气，亦无胡适那样平直。我读他的文章，好似嗅出六朝文章的古奥，汉唐书法的韵致，加之德文的谨严，日文的典丽，真真杂糅种种，自成一调，读之如古风阵

阵，又浴着现代的气息。大凡读了先生的著作的，谁不发自内心的敬佩呢？骂鲁迅者，大多没有这样的功力，他们只攻一点，不及其余。如稍看看先生文字的功夫，他治学时的甘苦，以及学识的广博，当瞠目结舌。如今可以与鲁迅平坐对视者，还是十分稀少的。

前几年鲁迅热的时候，有人著文讥笑先生如何趋时，言下是心态浮躁，被左翼思潮所囿，那其实只见树木，未看到森林，好像是文坛的儿闹。我们看先生《朝花夕拾》的后记，那里的谈古典，言现代，都有很深的学问做根据，决无胡闹的地方。孩子可以从中看出天然之趣，学人可窥到治学的玄机，而作家呢，又分明从那里得到超然象外的性灵，真是一个万花筒，每一次相遇，都有着新鲜感。经典之所以是经典，不是靠吹捧得来的。

现在的中国青年，大多已看不到鲁迅少年时的氛围了。看裘士雄这本配图珍藏本，才可以感到那段远去的时光。插图的好处，在于可以还原历史，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这些图片，有许多我也未曾见过，颇觉亲切。它们和鲁迅的文章一样，记下了人类心性中的永恒的一隅。人的怎样受囚，怎样出逃，怎样寻找别一类的人们，那文章都多少有过暗示。我曾说，先生的文字，有着人本的魅力，这正如荷马的史诗，莎士比亚的剧本，普希金诗，那里隐含着人间的预言。我们今天的人们，谁敢说出了离了这些先驱者的预言世界？





鲁迅

一九三〇年九月  
二十日照于上海  
时年六十一



《朝花夕拾》是鲁迅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，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。图为初版《朝花夕拾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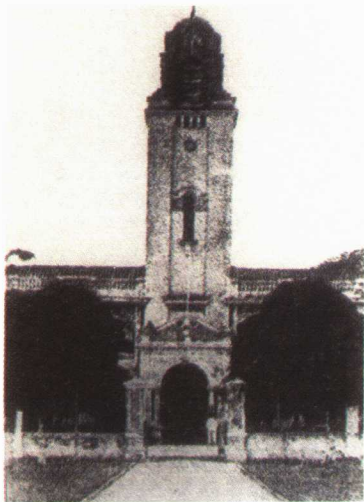
## 小引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<sup>〔1〕</sup>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<sup>〔2〕</sup>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<sup>〔3〕</sup>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我国伟大的文学家、  
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  
(1881—1936)。

广州中山大学钟楼，  
鲁迅初到广州，曾寓居在  
这座钟楼上。



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，罗汉豆，茭白，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寓所，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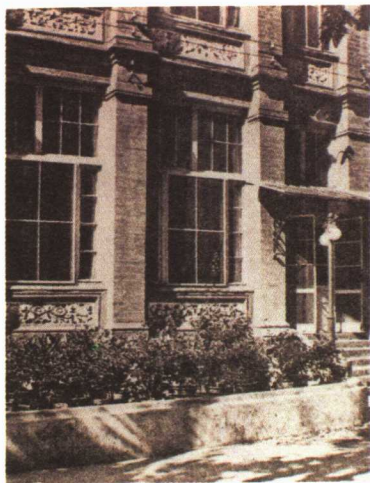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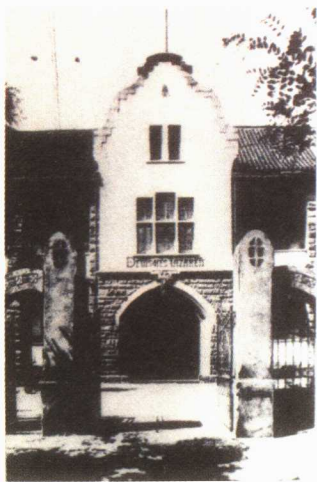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

### 【注释】

〔1〕1926年4月，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、李景林所部作战期间，奉军飞机曾多次飞临北京轰炸。

〔2〕《一觉》散文诗。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9日北京《语丝》周刊第75期，后收入《野草》。

〔3〕水横枝 一种盆景。在广州等南方暖和地区，取梔子的一段浸植于水钵中，能长绿叶，可供观赏。



1926年“三·一八”惨案后，北洋军阀政府拟通缉鲁迅等50位北京文教界人士。图为鲁迅避难过的(日本)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(自左至右)。



鲁迅寓居的厦门大学集美楼二楼房子的内景。





老鼠成亲，是江浙一带的民间传说故事，传说农历正月十四日的半夜是老鼠成亲的时辰。图为年画《老鼠娶亲》，老鼠们正在操办大喜事的时候，猫出来捣乱。



#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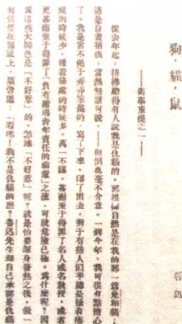
- 1\ 狗·猫·鼠
- 12\ 阿长与《山海经》
- 22\ 《二十四孝图》
- 34\ 五猖会
- 44\ 无常
- 56\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- 66\ 父亲的病
- 74\ 琐记
- 88\ 藤野先生
- 100\ 范爱农
- 114\ 后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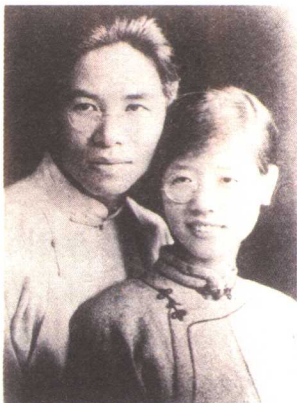
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26年  
3月10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一  
卷第五期。

## 狗·猫·鼠

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<sup>〔1〕</sup>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谨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脚色是“不好惹”<sup>〔2〕</sup>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<sup>〔3〕</sup>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



“名人或名教授”，指当时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。1924年，陈西滢与胡适等在北京创办《现代评论》，为主编之一。图为1927年陈西滢与凌叔华新婚时合影。

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，指徐志摩、陈西滢等。徐志摩（1897—1931），浙江海宁人，诗人，新月社主要成员。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，曾与以陈源、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发生过论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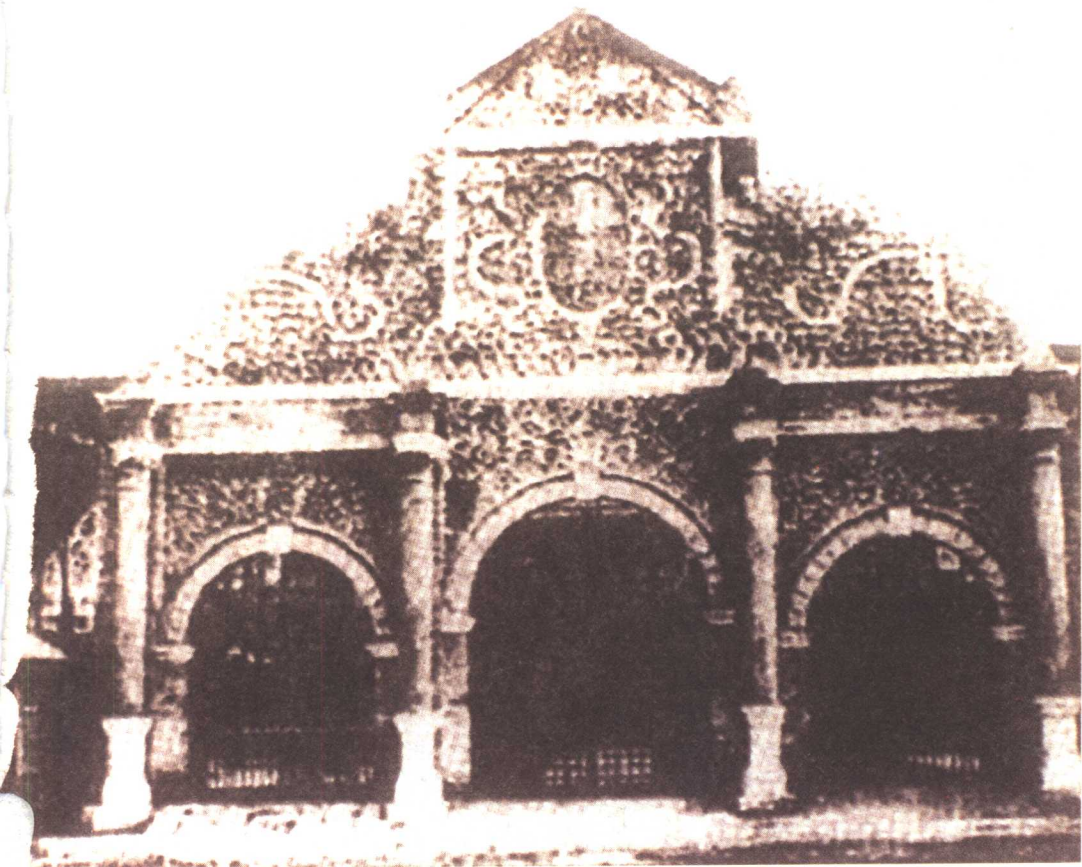


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问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<sup>[4]</sup>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<sup>[5]</sup>博士(Dr.O.Dahnhardt)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，鱼，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。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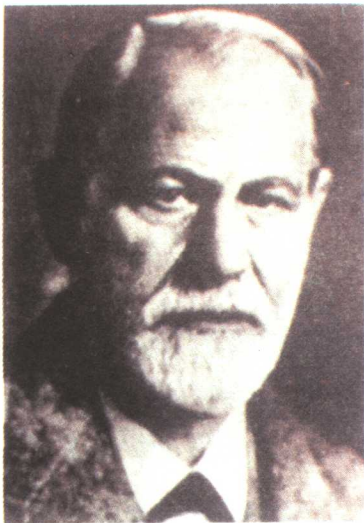
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<sup>[6]</sup>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



万生园即“万牲园”，在北京西直门外，是1908年建成的对外开放的我国第一个动物园。现称北京动物园。图为万生园初建时的大门。

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<sup>[7]</sup>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<sup>[8]</sup>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

弗罗特通译弗洛伊德(1856—1939),奥地利精神病学家。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,认为宗教、文学、艺术和哲学等精神现象,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“生命力”,尤其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。(右图)

章士钊(1881—1973),字行严,湖南长沙人,曾译有《弗罗乙德叙传》、《心解学》等。(左图)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,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,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,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,凡捕食雀鼠,总不肯一口咬死,定要尽情玩弄,放走,又捉住,捉住,又放走,直待自己玩厌了,这才吃下去,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,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,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?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!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,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,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,这些口实,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,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,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,手续竟有这么繁重,闹得别人心烦,尤其是夜间要看书,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,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,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;我曾见大勃吕该尔<sup>[9]</sup>(P.Bruegel d. 'A')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,也画着这回事,可见这样的举动,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(S.Freud)提倡了精神分析说——Psychoanalysis,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“心解”的,虽然简古,可是实在难解得很——以来,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,检来应用的了,这些事便不免